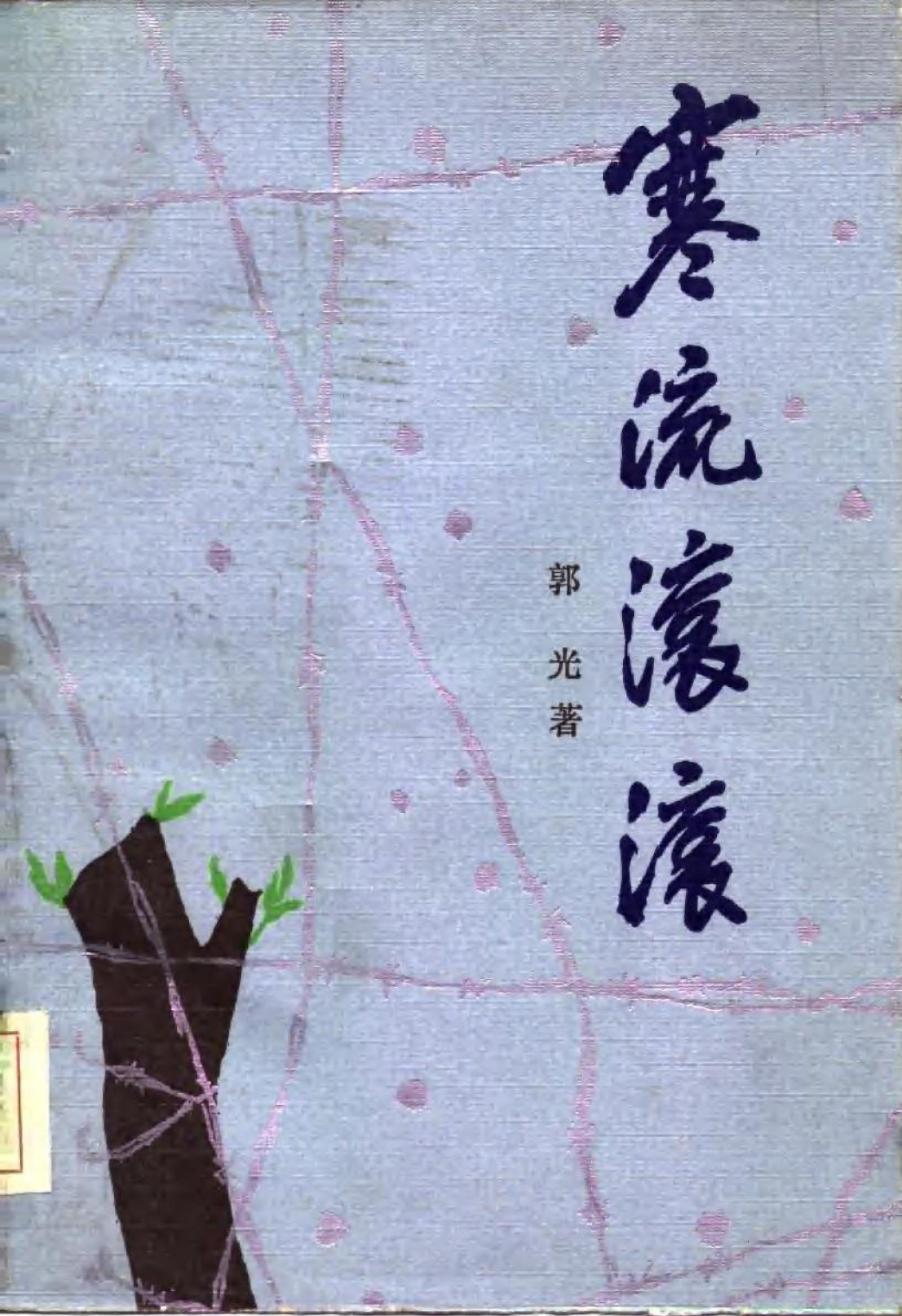


# 寒流滾滾

郭光著



I247.5  
1266



郭 光

# 寒流滚滚

HAN LIU GUNGUN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館藏

002107

责任编辑：张保真  
木中田  
封面设计：雨 木  
插图：陈玉先  
封面题字：郭赤婴

## 寒 流 滚 滚

郭 光 著

\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9.75 插页：2 字数：509,000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1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1069 定价：2.20元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根据多年部队生活体验，经长期酝酿，倾全部心力写成。描述1946年初国共和谈停战协定签字后数日内，发生在华北地区的一场严酷尖锐斗争；以军事行动为主线，和平谈判为副线，展开了规模壮阔的保卫和平的人民战争画卷，再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历史面貌。这部小说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严谨凝炼，感情热烈深沉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。

---

## 第 一 章

“停战了！停战了！停战了！”

这消息，像带哨的鸽子，很快就飞遍了这塞外的山城。全城沸腾起来了。

正是三九天，最冷的季节。可是，据当地老百姓说，这年比往年暖和得多了。不等人问，他们便会讲出好多原因来：日本投降啦；国民党打内战失败啦；有了民主政府啦；实行了清算和减租啦；要开展大生产运动啦……一句话，共产党、八路军给老百姓带来了福气。特别是而今听说有了停战协定，就更这样说了。这天早晨，空中飘着雪花；随后，风也起来啦，可是不算大。人们冒着严寒，奔走相告。那“万姓胪欢”的样子，仿佛把那纷扬的雪花看作了柳絮，把那刺骨的寒风当成了游泳池里的水波似的。

可是起初，当人们乍一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却都发怔了。那神气，就像突然得到了早在想望而却老不见踪影的一件宝物似的。——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呢！收音机里不是广播啦？军调部的飞机又撒下了传单，上边明明写着：下了停战令了，三天以后生效。立刻，发怔变成了狂欢。而在那狂欢的浪峰上，最后几乎只剩下“停战了”这三个字，把“三天以后生效”给淹没了。忽然，不知那条街上，锣鼓响起来。紧接着，全城都响起来了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旅长路明却迈着稳健的步伐，踏着薄脆的冰雪，朝全城制高点——座落在北城墙脚下的一个小山头，径直走

去。不久，警卫员罗雨春大步赶上来。这罗雨春，虽然还不到二十岁，身个却比已够魁梧的路明还高，只不过是细条些。他那军服非常合体，配着挂有红穗头的匣子枪，处处透着使不完的劲。可是他那两只大眼睛，虽然不断地闪动，却总是冲不破笼罩在上面的那层迷惑的网。

原来还在屋里的时候，一听到锣鼓声，他就想到街上去看看热闹了。但见路明纹丝不动，小塔似地端坐在办公桌后面，两道漆黑的眉毛，一双吊梢的眼睛，一会这边的朝上挑一挑，一会那边的朝上吊一吊，显然是在想心事呢！他只好隐忍下来；一面自在心里捉摸着：他那是在想什么呀？不是停战了吗？人们那样地兴奋，他怎么偏偏这样严肃呢？噢！这一停战，会不会叫人们复员哟？！忽然，耳边腾起了椅子挪动声。只见路明已经站起身，朝对面墙上的防区地图走去了。走走看看，看看走走，忽然停住了。罗雨春站在角落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他是怕打搅了首长啊！而他自己脑子里，也搅动起来了呢。忽见路明咽了口吐沫，他连忙打开棉布包里的水壶，倒了一搪瓷缸子温乎乎的白开水，迈着猫步儿走过去，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，又悄悄地溜回原地。再看路明时，好，他走回桌头去了！但他却不喝水，反倒拿起了报纸，却又是似看不看的。他究竟在想什么呀？开了大半夜的会，他怎么反倒更精神啦？

“小罗——”

“哦！有！旅长……”

“噢！你在这哪！好！”路明抱歉地说，“去，告诉参谋长，请他通知团里：营以上指挥员……”刚说到这，街上又传来了锣鼓声，还夹着好多花哨点儿。“不，”路明忽然改了口，“要连以上指挥员，到小山头上去看地形。司令部有关的科长、参谋，都参加。”

小山头座落在旅司令部大院的北边。出了北便门，走上半里地，穿过供给部大院，就踏着山脚了。山高百余米，顶上是平的，

可石头很多。其间那些日伪军留下的破烂工事，正好记录着解放这座山城时我军的战斗威力。那早已残破了的城墙，凸凸凹凹，跟没有顶篷的载货列车相仿，从东山脚爬上山顶，又蜿蜒而下，直向车站爬去，爬着爬着，好像来了个地遁似的，不见了。

路明刚刚爬到山顶，罗雨春便赶上来复命了。路明等他喘过气来，笑着问道：

“小罗，你对停战协定怎个看法？”

罗雨春心头一跳，立刻就钟摆似地左突右撞起来。好，突然到点了！便咣咣地回答道：“谁知道那些反动派的心是怎么长着的？起先他们那样气势汹汹，一来就跟咱们碰，结果就像浪头碰在了岩石上，落了个满面花回去了。可那几仗只不过是刚刚打开了头哇，还不到他们夹尾巴的时候呐，他们怎么就肯停战呢？他们是真停还是假停？甭说别人，我也犯疑。”

路明眯缝着眼睛听着，心里一直在笑：“好一个机灵鬼！”遂又问道：“你也犯疑？在我问你以前，你就是这样想的？”

罗雨春脸红了：“不，我原来只以为敌人是真地愿意停战呢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突然变啦？”

罗雨春脸更红了，忸怩起来，望着路明，只笑不答。

路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小罗呀，往后可再不能只从别人的神情和语气上来找答案啦！要独立思考嘛。以别人为准，靠猜测行事，会有什么结果呀？别人错了，你也错。”

罗雨春听了，突然严肃起来，把他原来的那些想法都抖露出来了。

“你看，小聪明靠不住吧？”路明慢声细语地说，“独立思考的能力从哪来呢？加紧学习。这样吧，我提几个问题，你先想一想。”

问题提出后，见小罗在沉思，路明心里不禁叹气道：“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哟！可你路明呢？自己身边的人都想到复员上去了！

你这个党委副书记是怎么当的噢！”

这时，雪也停了，云也散了，太阳露出来，高挂在东南山顶上，像火炼水浸过似的，显得格外鲜亮。可天气还是够冷的，因为风还没有停。只见旅司令部的几个科长和好多营、连指挥员，在旅参谋长古立标和团长贺金钟率领下，衣襟飘飘，风兜着似地上来了。

其中一人，边爬边嘟囔：“……作战方案——一、二、三，早印在心上了，还看什么地形！闭上眼睛画都画得出来。几天不登高了，上来风凉风凉倒要得。老百姓敲锣打鼓，咱就游山玩景吧。要不，到时候突然叫人来个复员转业，这天苍苍地茫茫的豁亮地方，想看都看不上咧！”

“李庄，你又胡磨牙！看叫旅长听见了，不批你个屁滚尿流才怪。”

“哦，江政委！”李庄一边应声，一边回头，两眼正好对上了团政委江凌波那深眼窝。那深眼窝活像两眼大清泉，又亮又温暖，还透着一丝笑意，就像清风拂过水面似的。这人身个适中，不肥不瘦，使人一见就会联想到那挺拔的小山松，英飒里透着稳。李庄笑道：

“我正盼着他批呢！可屁滚尿流倒不会。因为经他一批，就头也活泛了，心也舒展了。江政委！我一夜没睡啊，真地担心呢！”

“你担什么心？快丢掉你那鬼念头，担心担心敌人来摸你被窝吧！”

“没那事！不就是三天吗？那还不好过？只怕他们不来；要是来就好了！倒是三天以后的日子难过啊！到时候谁知道会出什么事？停战协定，停战协定，形势变得这样突然，谁能想到哇？当然喽，只要不让我转业，干什么都行！可是——”

可是江凌波早快步直上，向路明汇报工作去了。原来他已按照旅党委会的精神，派出全部政工干部，下连去作讲解工作，进

行形势教育去了。

路明听过之后，点了点头；随后指着一个二十多岁、黑红脸膛的彪形大汉，半嗔半笑道：“可是咱们这个爆竹筒子又冒烟了。‘敌人还敢来？吓死他们！晋东南，一口吃了他们三万五；平汉线，一网兜了他们七万多……咱这北线，又消灭了他们多少哇？单是我这个连……他们还敢来？一口吞！吓死他们！’你看，多大的气派哟！不过他也有进步，知道谦虚了；说到‘我这个连’时，自己打断了下文，真不容易呢！好啦，我把他交给你，回头要进行单个教练。”

那彪形大汉是九连连长，名叫鲁炎。只见他一挺胸脯，叫道：“怎么！我说的不对？哪能啊！蒋介石为什么肯停战？他们没打赢，不得不同意停。旅长！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看，吓了我一头汗。”说着，扬起手来敲了敲脑袋：“这家伙要是迷惑了，那还了得哟！”

人们哄地一声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!？”鲁炎生气了。可接着，他那两只铃铛大眼好像蒙上了一层雾似的，连忙四下搜寻着说：“旅长！政委！参谋长！团长……你们可说话呀！”

团长贺金钟，跟江凌波一样，也是不肥不瘦的中等个；所不同的是，他的外形恰如他的性格，处处都透着棱角儿。他敲了敲鲁炎的胸脯，苦笑了一声道：“让我说？我说你的汗还远没出透呢！你这个爆竹筒子呀！照你那样爆下去，炸不着敌人，只能炸你自己，还有‘你’那个连，一百多个同志！哼，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总是改不了那个‘我’呀‘我’！”

“这该明白了吧？”江凌波说，就像大哥哥在教导小弟弟，“鲁炎啊！你立场坚定，打仗勇敢，这是没说的。可是你的缺点在哪，自己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就是不爱学习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？政委！你是说我骄傲？”

“又骄傲，又不爱学习，这两条搞在一起，不就会互相促进，弄得人越发地盲目了吗？”

“嗯，嗯。可我只是个不爱学文化呀！政治，我可是爱学，就是怕那些理论条条儿。至于军事，那更没说的。”

江凌波笑了：“理论条条你记不住，中心意思呢？不学文化，军事你能学到家？”

“唉！政委你还说呢，那学到家又有有什么用？不是停战啦！”

“那就不要军队了？那就不要警惕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鲁炎突然睁大了眼睛，两只耳朵都支楞起来，“他们还敢打？”说着，浑身一振，好像要拼杀似地叫道：“那好哇！”

人们又笑了。

“算了吧，”江凌波打断了他的话头说，“你的这个‘他们还敢打’，也是一种和平麻痹思想呢！让骄傲迷了心，也就糊上了眼，弄得个里外瞎，危险不危险啊？停战令三天以后才生效呐！这三天以内，敌人很可能来……”

“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。”路明忽然插进来说，“我们这里是个战略要点啊！他们早就想抓在手里呢，怎肯放过这个机会去。不错，这地形你们是早印在心里了，不看也成。可我这是在作战备动员！”

“明白了吧？”江凌波拍了拍鲁炎的肩膀，“不学不行啊！如果再只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，无中生有地胡乱担心，那就更会错！”

鲁炎的耳朵又支楞起来了。他扬手叫道：“嘿，政委！我这心有什么可担的！是吧，老营长？”见李庄红着大脸不吭声，他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，忙又说道：“那好，这么着吧，政委！回头我找你去，你一条一条地讲，我一条一条地记。”

“谁有那多时间老单个教练你噢！”贺金钟插进来说，“老

江，光咱们批他不行；回头叫他们连开个支委会，帮助帮助他。”

鲁炎嘿嘿一笑道：“团长，你倒是摸着我的脉了。可人家这不是接受批评啦！？”

贺金钟忽然笑起来。接着，大家都笑了。独独旅参谋长古立标没有笑。这里数他年岁大，约莫三十五六。他正在手持望远镜，观看从东北到东南的那一带远山、城南那起起伏伏的丘陵地和城西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呢。他那白净的面皮，他那庄严的神气，他那笔直的身材，他那潇洒的动作，处处都显得既有军人气概，又有学者风度。听到人们的说笑声，他慢悠悠地转过身来，但却视而不见似地，谁也没理睬。忽然，他瞥了路明一眼说：“该结束了吧？”见路明点头了，他就转向大家，挺挺胸脯说道：

“刚才旅长也说了：叫你们来，只是为了给你们提个醒。记着：三天以内，不管敌人来与不来，总要严阵以待。有备无患嘛。回去吧。”

“等一等。”路明忽然严肃地叫道，“我再说一遍：只怕敌人不是可能来，而是一定来。一切都要按照旅党委的要求去做！”

可是在下山的路上，一望见鲁炎那铁闸板似的背影，他又笑起来，小声对贺金钟和江凌波说：“看，是个好材料呢！他苦大仇深根柢牢。还是多下点功夫，单个教练教练他的好。要他学会用脑子，防止变成机器人，真像大炮那样了！”

两个战士牵着三匹高头大马，跟着一个将近三十岁的军人，走进了旅司令部的大门。马身上汗气蒸腾，好像是在云雾中；虽然站定了，那马肚带儿还在滴溜耷拉地晃个不停。

当院只有罗雨春一人。他连忙迎上前来。听说是找旅首长的，便一边掀门帘，一边笑着小声说：“首长请进！这里只有旅长在；他正在睡觉。事急吗，首长？好不好等一会再叫他？接到上级的电报，他连夜开会；天亮以后，又是一路忙……而今躺下还没多久呢！怎么样，首长？”

“小罗！找谁的呀？”

罗雨春一听到这低沉的语声，便怔住了。只见路明正从街上稳步走进院里来。“咦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小罗心里不禁自己问自己，“当时他明明睡下了嘛！我只不过是打了个盹儿，日头还没走多远，他怎么就……唉！小罗啊小罗，你这个傻蛋哟！睡下就是一个死，醒了还是两眼黑，那么大的一个人，走过身边也不知……唉！你呀，你呀！”但见那人肩膀微微一振，转过身来，对准路明只顾看。看着，看着，嘿！两双睛眼对射起来，串成一线了。

“你是——路明！”

“你是——小杨——杨少军！”

立刻，好像摔跤手似的，二人扬手一冲，拥在一起了；又是拍打又是跳，又是喊叫又是笑，直折腾得眼里快要出汗了。最后，杨少军喘着气儿笑道：

“好家伙！你铁一般硬，铅一般沉啊！九年不见啦！哎，你我是在哪分别的？瓦窑堡吧？你看我，除了胡子，几乎没长多少。你却这么高大粗壮了！你吃什么来哟？”

“小米，萝卜，野菜汤……还有敌人的子弹。哎，让我算一算，你该有二十八了吧？”

“你——三十了吧？”

二人携手走进屋来，互问别后经历；然后是谈形势、讲任务。原来杨少军是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要他前去工作的。说着，他打开了挎包，拿出一个记录本子，递给路明道：

“送你一件礼物！”

“哈！”路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，“《关于重庆谈判》——毛主席的报告！好极了，好极了！”说罢，立刻就默读起来。

“一点不错，正是他的口气！好极啦！”看了会子，忽然抬起头来说：

“你看中心意思是不是这句话：‘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’？太

重要啦！”

“嗯，尤其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。”杨少军说，端起茶碗一饮而尽，“好痛快！”

路明又斟给他一碗，一面问道：“对于今后的形势，上级是怎样估计的？”

“估计嘛，”杨少军说，“无非是两种可能：一个是和；一个是打。和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尽力争取。这停战协定不就是我们争取来的吗！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对蒋介石，我们能抱幻想吗？总之，警醒一点就是啦。”

“是啊。说心里话，这仗我是一天也不愿打啦：老百姓都盼着过上太平日子、休养生息呢！可是蒋介石一向是做梦都想消灭我们的啊！现在我们壮大起来了，”

“他就更想消灭我们了，”杨少军接过来说，“可他也就更消灭不了我们了。”

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？”

“当然。我这次去军调部，上级指示很多，但中心一点还是‘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’。不过，老路啊，这事可主要是靠你们前方哟！‘有文事必有武备’嘛。哈哈。你就做我的后盾吧。”

“你我谁也不会轻松的。哎，你看，这回美国真是改变了政策，希望中国和平吗？”

“这，也拭目以待吧。”

“你对付得了他们？”

杨少军哈哈一笑：“他们不也是人？他们的看家术，无非就是欺骗和恐吓这两手吧。小心点就是啦。何况还有学习二字呢。”

“好！”路明叫道，“我相信你。哈哈，九年不见，你不仅见识大增，口才也练出来啦！”

“不，归根到底，还是枪杆子重要，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’嘛。不管他蒋介石怎样倒行逆施、坚持反共，周副主席早年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‘说不定革命是通过抗日战争而发展到取得政权的。’我

看这话迟早要应验。”

“嗯。”路明点了点头，忽然说道，“我记得他还有这么一句话：‘抗日战争展开之日，乃是蒋介石开始覆亡之时。’”

“有这话！”杨少军一跃而起，来回踱着步子说，“说这话将近十年啦。我是亲耳听他对斯诺说的。伟大的预言啊！”

“嗯，会变成现实的。”路明也站起身，踱起步来，“只要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、独裁、卖国政策，那就不管他还打什么鬼算盘，我们一定要战胜他。当然，最好是以和平方式；哪怕只和平一两年，对人民也是有利的啊！可是他蒋介石肯和平吗？只怕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又要原形毕露了。还是得立足于打呀。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——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……嘿！小杨你看我只顾了说话，就忘了你的肚子了！小罗——”

杨少军打了个呵欠，笑道：“慢着。眼下是饿压不住困了。”路明听了，忙叫罗雨春赶快去收拾个清静房间给他睡。杨少军连忙拦住道：“别收拾！随便什么地方，只要容得下我这一百多斤就成。我是只要一睡下，就任你敲锣打鼓，也吵我不醒。饭，醒了再吃；然后上路。我只睡两个钟头，到时候我自己会醒来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跟着罗雨春，出门去了。

路明一边重读那报告，一边摘记着。古立标进来了。他吃惊似地叫道：“嘿！老路你没睡？这哪成！健康的身体——革命的本钱嘛。这哪成！哎，你看什么呐？毛主席的报告！哪来的？”

“延安呗！”路明兴奋地说，“小杨——杨少军来了！就是十年前长征路上我们两军会师时，跟我一起接待你们的那个精精干干的小青年……”

“啊，是见人就笑的那个吧？记得，记得。哎，他来干什么？”古立标一边这样问，一边心里想：“是不是来替换我的哟？！”因为方才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要调他到军调部工作去，他兴奋不已，也就胡思乱想起来。及至听了实情话，他心里可就象落上了一块冰，把那股子热汽儿全部赶出到鼻子尖上来了。他连忙遮掩

道：“哦……他……他现在哪？十年了啊，早该会会啦。”

说着，拿过那本子来，扎下头去就看。看了会子，忽然叫道：“记得好！简直就是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啊！”说着，顺手掏出两支香烟，扔给了路明一支：“‘联宝’！”

路明笑道：“请收回吧。谁那话，我没这毛病啦！”

“怎么！戒啦？真怪：有好烟了，你倒戒了！——啊！这报告是两个月以前做的呀！而今可是有了‘停战协定’啦？”

“那也要‘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’。在战场上是这样，在谈判桌上也是这样。”

古立标慢悠悠地点了点头，兀自嘟念道：“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。在谈判桌上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……对呀！我说老路，你看蒋介石是不是因为眼见在军事上不能征服我们，就想在和平局面下，挤掉我们或化掉我们？”

“我看只怕他是更想一口吞掉我们……”

“唉呀，我的旅长同志！你怎么跟不上形势啦！？”活像打排球，古立标一推又一收，急忙抢过话头来道，“你怎么就不看看国际国内的形势！大势所趋，和平是肯定啦！战久必和嘛。民心所向嘛。当然喽，成立了联合政府，斗争还是会有有的，甚至更复杂。可胜利一定是我们的！”好象是怕人说他缺乏阶级斗争观念，最后一句他不但加重了语气，而且举起了拳头。见路明不想谈下去了，他敲了下桌子，想提醒路明。路明还是不吭声，弄得他只好手嘴并用了，便拉了路明一下道：“听我说呀！你在想什么？共同研究嘛。”

“还是研究研究眼前的敌人吧。”

“这还用研究！大局搞清了，小局不问自明嘛。不会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！”

“不会出？纵队来电是怎样指示我们的？政委连夜去纵队开会，临走又是怎样嘱咐我们的？”

“那都是例行话，‘有备无患’嘛。而我们已经有了备了。我要

讲的是：蒋介石他一向是唯美国的马首是瞻，美国的政策变啦！”

“真变假变，也还得看。”

“唉呀！还看什么呀！？”

在古立标的眼睛里，路明总是嫩一些的：他年轻且不说，官历也短哪！论打仗，就算他略胜一筹；可论文化，他不是差得远吗！论眼力，即使尽量谦虚地说，也只能叫做“平分秋色”吧。这样，到了和平时期，做起城市工作来，那他不就是“小巫见大巫”啦！想到这里，他连忙又解说道：

“但是不要误会：对于美国，当然不能尽信，也是要有斗争的……”

“够啦。还是准备斗眼前的吧。”

“这你放心！错决不会出在我身上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有人却在自寻苦恼呢。”

“形势这样好，自寻苦恼？谁？”

“李庄。”

“他！他苦恼什么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唉！他怕和平了，会叫他转业。真是想入非非！像他那样的精神状态，能做到你那‘严阵以待’吗？警醒一点吧！”

“那是自然。不过，你的那个敌人‘一定来’，不太绝对吗？”

“我是宁可落个‘估计错误’，决不落个实际吃亏。够了吧？派谁去老虎嘴，考虑好了吗？”

“派新新去。他业务熟练，人也机灵。”

“韩馥是不是更合适？”

“韩馥出差了。新新也行啊！”

“那就叫他赶快起身。好，接受你的批评，我也躺一会去。”

宿舍里，罗雨春虽然早已把铁盆里的炭火拨旺了，可还是有点冷浸浸的。炭火旁边，放着一盆凉水，几块冰碴儿颤悠悠地浮

动着。原来小罗早已摸准路明的生活习惯了，知道他常在睡觉前擦冷水澡，哪怕是冬天，也很少间断。据说这样做会睡得好一些，而且也是一种锻炼。然而小罗却想：“他真爱干净啊！”路明的衣着，他也早就留意了，见他即使穿补丁衣服，总也是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有一次，他听到路明一边擦澡一边嘟念：“唉！真是保持身体清洁比保持头脑清洁容易得多哟！”恰巧，刚才路明进门时，小罗又听见他这样嘟念了。他可有什么错儿呀？小罗想，他那样忙得连轴转，还不都是为了革命吗！“唉！旅长啊！”他差点说出声来，“我看你才真是越往里越干净呢！”见路明要擦澡，他连忙拦住道：“等一会吧！火刚烧旺了，水还过凉呢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路明说，“只擦一把，解解乏就行。你也再去躺一会吧。要不，情况一来，更得连轴转，那可就够你熬的了！”

“我不困。熬就熬，又不是头一回了。”

路明刚刚擦完澡，罗雨春便溜进里屋来，悄悄地拿起他刚换下来的内衣就走。

“你又捣鬼！”路明突然叫道，“放下！等会我来洗。不困就去学习嘛。我不是讲过了：在我来说，动动手脚，就是歇歇脑子。今后你我来个拨换工：你少动点手脚，多动点脑子……”

可是当路明的脑袋一碰上枕头便呼呼睡去的时候，那件该洗的内衣早又飞到罗雨春手里去了。“这类事呀，”小罗一吐舌头，朝床上和衣而卧的路明呶了呶嘴，心里笑着说，“我才不听你的哩。”

路明和杨少军几乎是同时醒来的。刚吃过饭，杨少军就吵着要上路。因为是沿途转送，先前送他来的那两个战士早回队去了。路明便派了两个骑兵通信员，护送他上路，到纵队驻地去坐火车。同时，路明要去独山镇。那里是他们的南大门——离敌人的大营（一个中等城市）只有三十里地——驻有兄弟部队的一个营，因为距离这里较近，纵队决定由路明他们指挥。于是就叫小罗带上两匹马，